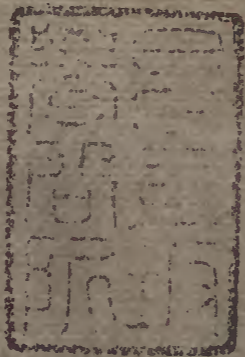


蔡氏全書



漢書門			
九	八	〇	六
七	三	三	六
八	三	函	號
冊	架	類	

內閣文庫			
三	九	〇	六
函	八	〇	六
三	八	〇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806	
冊數	8 (3)		
函號	299	10	

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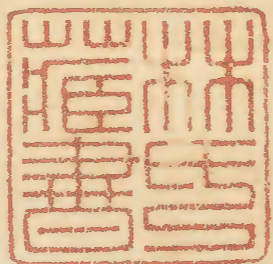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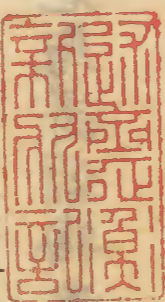




雜錄



淺草文庫



季通嘗設一問云極星只在天中而東西南北皆取正於極而極星不在其上何也某無以答後思之只是皆坐極星便北而南則無定位

太史公曆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曆劉歆欲作三統曆唐一行大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一十加去蔡季通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今之樂皆胡樂也雖古之鄭衛亦不可見矣今聞睢鹿鳴

等詩亦有人播之歌曲然聽之與俗樂無異不知古樂如
何古之宮調與今之宮調無異但恐古者用濁處多今樂
用清處多蔡季通謂今俗樂黃鍾乃夾鍾

唐祖孝孫說八十四調季通云只有六十調不以變宮變
徵為調恐其說有理此博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之意也

文公曰自唐以前樂律尚有制度可攷自唐以後都無可
攷如杜佑通典所算分數極精但通典用十分為寸作算
法頗難笑蔡季通只以九分為算本朝范馬諸公非惟不

識古制自是於唐制亦不曾詳看通典又不是隱僻書不
知當時諸公何故皆不看只如沈存中博覽筆談所考各
數甚精亦不曾看此使其見之則所論過於范馬遠甚呂
伯恭不喜筆談以為是皆亂說某子之言是未可恁地說
恐老兄欺他未得只是他做人不甚好耳因令將五音十
二律寫作圖子云且須曉得這箇其他却又商量
蔡季通律書分明是好却不是臆說自有按批
季繹勸蔡季通酒止其泉南之行蔡決於文公文公笑而
不答良久曰身勞而心安者為之利少而義多者為之

子語錄十
三卷九張

蔡季通說尽心謂聖人此心才見得盡則所行無不尽故
程子云聖人無事於力行文公曰固是聖人有這般所在
然所以為聖人也只說好問默而識之好古敏而求之那
曾說知了便了見朱子語錄十四卷十五
季通律書法度甚精近世諸儒皆莫能及并下三條俱見
季通理會樂律大段有心力看得許多書
康節之書固自是好而季通推得來又甚縝密若見於用
不知果如何恐當絕勝諸家也

蔡季通云天先生伏羲堯舜文王後不生孔子亦不得此
道後又不生孟子亦不得此道而千年不生二程亦不得
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
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分曉孟
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
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
依稀說得畧似耳

蔡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
度遲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裁之法能乎天而不為天

之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此虛寬
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故法之有定
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
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為數窄
狹而不足以包之尔
蔡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
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
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
齊耳

只有季通說得好當初造曆便合併天運所差之度都算
在裏幾年後差幾分幾年後差幾度將這差數都算做正
數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曆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曾
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曆以求合乎天而
曆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之運行合當如此
此說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堯舜以來曆至
漢都喪失了不可考緣如今是這大總紀不正所以都無
足處蔡季通算得康節曆康節曆十二万九千六百分大
故密今曆家所用只是万分曆万分曆已自是多了他如

何者用十二万分只是今之曆家又說季通底用不得不
知如何

蔡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
傍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
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
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故見其完
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日月常有
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
蔡季通問朱先生所乘之機如何下得恁地好先生微笑

大抵只看太極乘着甚麼機乘着動機便動乘着靜機便
靜那太極却不自會動靜既是陰陽如何又說生陰生陽
曰生陰生陽亦猶陽生陰生太極隨陰陽而為動靜陰陽
則於動靜而見其生不是太極在這邊動陽在那邊生譬
如蟻在磨盤上一般磨動則蟻隨他動磨止則蟻隨他止
蟻隨磨轉而因蟻之動靜可以見磨之動靜

黃瑞節曰按蔡氏一元消長圖以本書約之也今詳本書
日甲一位為一元該十二万九千六百年此一元總數也
其所以得一元之數者由十二會積之也月子一位為一

會該一萬八百年至月亥十二位為十二會該十二萬九
千六百年屬上日甲統之也其所以得十二會之數者由
三十運積之也星甲一位為一運該三百六十年至三十
位為三十運該一萬八百年屬上月子統之過此屬月丑
統之其所以得三十運之數者由十二世積之也辰子一
位為一世該三十年至辰亥十二位為十二世該三百六
十年屬上星甲統之過此屬星乙統之蓋由世積而為運
運積而為會之積而為元即由時積而為日日積而為月
月積而為歲也邵伯溫所謂一元之數在天地之間猶一

年是已然邵子此數何從而知其始何從而知其終耶善
乎西山先生之言曰以今日天地之運日月五星之行推
而上之因以得之也故曰堯得天地之中數斯言何謂也
蓋堯之時在日甲月己星癸辰申當十二萬九千六百年
之半以上為六萬四千八百年之已往以下為六萬四千
八百年之方來是以謂中數也堯而後可遞而推矣

李通先生得家庭授受之
傳于牧堂先生而朱文公
之陽及唐石九頓峯下
水推破龍虎山頭時方
出人人朝未幾果符所
驗先生
玉髓直經嘉靖庚戌都
御史候官張經序云劉
允中之
註叙蔡季通之筮揮皆
互相表章又似係蔡西
山先
生語而地理大全諸賢
議論卷又云玉髓經以
為西山

堪輿論選

堪輿之學似非所宜瑣然
季通先生得家庭授受之
傳于牧堂先生而朱文公
之陽及唐石九頓峯下
水推破龍虎山頭時方
出人人朝未幾果符所
驗先生
玉髓直經嘉靖庚戌都
御史候官張經序云劉
允中之
註叙蔡季通之筮揮皆
互相表章又似係蔡西
山先
生語而地理大全諸賢
議論卷又云玉髓經以
為西山

二卷
蔡氏校定則可以為西山所著則非也近刻仙婆集者
直以為蔡氏所著諸書所載雅言又不忍棄之謹存一
二附斯卷末庶尚有以考之云
蔡西山問陸象山曰子微立龍名不一亦當否象山曰子
微因名寓理極有妙處如梧桐楊柳枝等名吾初亦以為
不然及現後卷所謂梧桐葉下偏生子楊柳枝頭出正心
方知此理玄妙非深探地理者不能道着余因象山之論
詳加究竟誠有若繁而簡遠而近者其穿心開障偏枯看
護之說猶為精切學者宜玩焉

第

決水之法要寧迴宛轉世有言長流吉短流凶若長若斜
及無情凶禍亦速不若屈曲折聚取其情意留恋不忍遽
去為妙每折轉處必作員斗或方斗然後泄去為良法
大凡一龍不專一穴本身隨帶必有小穴如大官宦必有
從官大衙府必有曹屬茅輕重大小不同耳
人不可不脩陰德夫積德為求地之本也凡人欲為子孫
求遠計者當以公心处世方便行事一念合理百神歸向
擇地論穴又其次也不然吾德之不脩而徒責效於祖宗
父母之遺骨朝移夕改愈更愈謬其悖逆不孝之罪適足

以取誅譴於造物顧何益哉
 兩水之中必有山故水會即龍盡水交則竟止水飛走即
 生氣散水融注則內氣聚此自然之理也嘗觀輕水所多
 禿與瘠人重水所多癯與癯人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辛水
 所多疽與挫人苦水所多疔與偃人是水能移人形躰性
 情如此且水深處民多富水淺處民多貧水聚處民多稠
 水散處民多離是水之闕禍福又如此孰謂地理之可忽
 夫水哉然其大旨不過欲其來者屈曲橫者遠抱去者盤
 桓悠揚囊聚融滯澄凝不直衝不斜撇不峻急不湍激不

反跳翻考不傾浮陟跌不射不牽不割不穿而有情顧穴
 環遠纏抱恣之不舍便為吉水
 端正之穴齊整之局人所易識惟奇怪之形欠缺之局為
 難辨而難信蓋地秘藏造化不以正形示人却示人以醜
 相如頑石韞藏美玉識者得之則為連城之壁也
 平洋之地不畏風
 葬書千經萬論地理千形萬狀言不能盡狀不能備約而
 蔽之不過竟真朝的水土交會穴必在焉雖神秘怪異亦
 可測識若外此以求善法非吾之所知也

假龍誤人甚多其擺布精神起人眼目与真龍無異只是到頭結果無取故世俗之人止謂其氣秀特而時又以真龍醜穴之說文之鮮有不為所惑者

龍脉者固有偏中之正中之偏有似偏而實正者似正而實偏者有正出而偏落者有偏出而正落者有前偏而後變于正者前正而後變于偏者有脉雖偏于一邊而外山照應親切不至風吹者有星頂正於左邊而脉則出于右畔者有星躰偏于右邊而左邊枝脚反多者有雙脉相合者有三脉五脉隱恠雉明者有石脉奇異及閃跡偷蹤

極

偏正難辨者有微而至于無形者豈圖之所能盡哉

龍之所以貴其枝脚對生如梧桐枝為龍中第一貴者其理易見今不同名花卉木對生為貴凡野生草木花卉若對節間生枝發葉者皆可為醫藥用以極疾此可見天地間凡對生者皆受天地之靈氣人之手足筋骨鳥獸之足翼皆對生者也惟有藥中木瓜豈菴縮砂大黃之連黃芩等皆不對生然却有奇處終与凡草有異竟之奇者亦然故之玄屈曲与特地聳拔又皆不可以穿心論此惟因機通變知識過人者可与語此

迎送交互手脚撓掉皆看龍之常法也然大竜漸近融結
 处多單行無手脚撓掉可見其逶迤折摺平行低度狀如
 流水或忽然断絶無跡可尋或小如引線不認攸往其低
 平之处或為平田曠野橫闊多至數十里或為溝池田疇
 或為人烟園塹或為小関墟市或迥無人居渺望無際渺
 茫沙阜不堪履步或隱々隆々或似鼃鼃或堆々累々忽
 如古墓前去則逢淋漓漫巨浸江湖交會然無山可依無形
 可辨此大竜之大盡处也巨眼見此知為大地或可為京
 畿或可為藩鎮從頭檢點來竜分明纏護無缺之玄屈曲

手脚擺布無不具備特人不識造化之廣狹耳
 秀峯當面固是嘉美必不得已當以近案為批不可取外
 陽而棄近案也

此處文字極其隱晦，似有指涉，然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其內容多為零碎之語，或為對前文之補充，或為旁注。其筆法亦極其草率，與正文迥異。

附錄

贈蔡元定迪功郎制詞 嘉定三年庚午五月

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
天理昭々未有久而不定者尔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
著書初無与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尔
則殂矣守臣以狀來上朕甚憫之其贈尔官慰尔泉下死
雖莫贖尚知享哉

贈蔡元定太子少傅誥 宝祐三年乙卯八月二日

有拜司馬光之祖墓而歆寵命之榮有過昔韓維之家庙

遇

吳夢作具

獲

而慕人爵之貴今碩輔助登於樞管而愍章可後於祖筵
吳宮 蔡抗故祖贈迪功郎謚文節元定卓絕之才精詣之
識貫天地人物之理博學無所成名納畧獲陷穿之中無
入而不自得嘗褒贈於嘉定更化之始復易名於淳祐錄
賢之時偉西山之有孫居右府而弼我乃嘉蔡仲克謹厥
猷之美俾踐疏廣歸老於鄉之官魂其有知永康怡懌可
特贈太子少傅餘如故

贈江氏新吳郡夫人誥

得儒者而知其登崇樞極蒸祖妣以洽禮爰奉邦彝有燁

第

祿章於昭廟祀 具官 蔡杭故祖母江氏淑恭賦質慈儉宅
心教以德而有成夙稔公官之訓閑有家而無悔久為中
饋之賢由積美之有源得聞孫而佐國肇盼密印始徹脂
田通疏大郡之封庸正小君之號姑從告茅其尚流徽可
特贈新與郡夫人

贈蔡元定太子太傅誥 宝祐四年丙辰四月二十二日

制詞 今不存

贈江氏東萊郡夫人誥

制詞 今亡

贈蔡元定少傅誥 宝祐四年七月廿六日

佑善自天式重斯文之報推原有地實維乃祖之功刻密
而封陋泉其澤 具官 蔡杭故祖太子太傅謚文節元定賦
材卓絕稟性高明先天而後天究河圖洛書之奧無極而
太極達陰陽造化之機荷諸賢薦進之難而群小排根之
易克閑厥後慶貽其孫一日万幾方藉政謀之贊二公三
少盡升儲傳之榮吾道增輝幽扁昭格可特贈少傅餘如
故

贈江氏信國夫人誥

惟吾士用相我家政關文

追孝于前流光在後具官蔡抗故祖母東萊郡夫人江氏

以儒家女配學者師約已待賓禮獨豐於雞黍承家供祀

職允謹于蘋蘩篤生万石之孫密次三階之耀彤管有漳

已正位於小君象服是宜爰進封于大國潛光丕煥懿魄

其欽可特贈信國夫人西華

焯

蔡抗故祖母東萊郡夫人江氏
以儒家女配學者師約已待賓禮獨豐於雞黍承家供祀
職允謹于蘋蘩篤生万石之孫密次三階之耀彤管有漳
已正位於小君象服是宜爰進封于大國潛光丕煥懿魄
其欽可特贈信國夫人西華

薦蔡元定章

尤袤

太常卿

臣衰叨恩太常無毫補報惟有推賢少盡萬一伏念教化

乃刑政之本人才實教化之原不有獎勸何以使人激勵

而具起臣常咨訪得其人焉切見建陽布衣蔡元定資稟

穎異克養完粹守分安貧不求聞達有經世濟物之才有

制礼作樂之具早從朱熹學熹尊為老友則其才德必有

大過人者隱賁西山戶屢常滿則其學識非人所能及者

誠聖世之真儒後學之師表也今元定身雖韜光於林壑

心實以治平為己任陛下若起元定而用之使与朱熹同

侍經筵必能光昭聖德為國家立万世無疆之業其於治道豈小補益而已哉

又

楊萬里

秘書監

臣聞帝王之治世莫大於得賢人臣之克君莫急於薦士臣濫叨寵祿慚無寸補独有薦揚少竭一二伏見建陽處士蔡元定性質豪邁器識宏深道德文章足以儀刑於當時著書立言足以垂範於後世今之賢士大夫皆仰其道德之光成人小子俱蒙其造就之力嘗與朱熹疏叙六經語孟學庸之書每有洞明自得之妙文且深通兵法精曉

律曆有益於當時之實用也殆非時賢者之所及也誠當代之逸民聖世之豪傑如蒙 聖慈速賜施行迎至宮館使司勸講必能上副朝廷尊崇之盛典下裨生民治化之雍熙 臣謹具奏聞俯伏俟命待罪之至

又

趙汝愚

右丞相

蓋聞人君之總治莫大於任賢才人臣之輔治莫先於揚 側賢才乃國家利器本遇利器盤根錯節迎刃而解君遇賢才乃機繁劇隨剖而理故古之聖主必待賢人而弘功業俊傑亦俟明主以顯其德所謂上下交相與而德業以

成者也臣叨恩揆席莫罄涓埃之報顧茲重任宜資經濟之才切見建陽布衣蔡元定學問充足承孔孟之正脉才堪經濟得朱熹之心傳今則隱居山林不干祿仕是亦可謂高尚其志者矣伏望聖明省劄下郡迎至闕下处以重任必能倡率群士裨至恩廣被於群生感發士類使至德悉沃於下土以稱陛下委任賢才之盛心臣謹具奏聞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朱文公與蔡季通書

題朱文公與蔡季通諸帖

西山先生生于高宗紹興乙卯小文公六歲也西山先生卒年六十四又先文公一年卒當孝宗隆興乾道間從朱文公遊抵卒道州之日中間相与四十年其文公与之書札甚多刻見朱子大全前集續集別集矣茲不重贅特取其有係于講明經書子史之旨者付之剞劂以廣其傳云爾

與蔡季通書

見前集四十四卷

朱文公

已下一十五通書內云中庸詩傳孟子啓蒙河洛九疇律呂新書禮書琴史樂說曆議律書步天歌

通書西銘綱目祭
禮等篇定為一類

仁義之說固如來喻但於說封六畫中安排則仁剛義柔不可易矣仁柔義剛又別是一說不相參雜也程先生謂天地間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正是此意而衰於此等處都帶然不曉所以難說話也脩身齊家固當警省至於有無之慮始直任之不必切介意若此等處更放不下即脩行轉無力矣區區在於此可憂者大於老兄然亦只得隨事驅遣瞑目之後一切任之亦不復屬自己界分矣中庸詩傳幸速脩改示及中

星忠星

庸更有數處今并錄星幸即付之也

又見續集二卷

所喻希真事已語刘我矣偶欲出縣匆々奉報別有一見事令楚專人奉扣幸垂喻中庸闕版并聖早示及聞前日談天甚快恨不參聽其旁耳

又

子直欲且留此為踰月之計俟其復來今欲煩藏用月初下來就此写却一兩卷孟子更得一朋友同來尤佳不煩俟某下只開月便可來諸事並已子細此子直薪米之屬

別望

亦已一一措置矣此兩目只亦因孟子理會得兩條義
理頗分明如尽心之說舊來不曾下語覺得諸說無綱領
如知言所發明又別是人意思試檢會一規即見六君子
盡心者也所以求盡其心也孔子從心所欲心不尽用試
更求之便間見喻為幸東山一章全賴詩之比興蓋言聖
人之道大而無窮進之當有漸耳熟味之可見可欲之善
誠如所喻但行法俟命一章前日草七言之不能無失更
為參酌見告幸七文中子論聖人憂疑處又作一論題不
知命如何立語只云聖人憂疑如何不知可否若可作即

令諸生試為之也伯崇之僕說到官之初終為人理會事
至於其作水利種之躬親若此不倦真副朋友之望也

又前集四十四卷

道間思久假之說欲下語云五伯假之而至於功施當時
名顯後世則是久假而不歸矣人亦安能知其本非真有
哉孟子之言蓋疾矯偽之亂真傷時人之易惑而非子五
伯之辭也煩為呈似元禮可大二兄商量者如何今日因
思此義偶得一法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
切掃去放教會中空蕩之地了却举起一看便自覺得有

下落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

又

啓蒙脩了未早欲得之通書皇極例等說不知已下午否如未幸早為之乍歸窘甚爨無欲請之人只欲得賢者一過會語數日為幸切不必多子人同虛費又難語也可以他意卻之不必露此千萬千萬

又

前日七八九六之說於意云何近細推之乃自河圖而來

即老兄所謂洛書者欲於啓蒙之首增此一篇并列河圖洛書以發其端而探著法中只自大衍以下又分爻卦圖別為一篇此卦以後雖不畫卦亦列卦名庶幾易檢幸為錄示也

河洛辯說甚詳然皆在夫子作傳之後其間極有不足據以為說者鄙意但覺九宮之圖意義精約故疑其先出而八卦十數九疇五行各出一圖自不相妨故有虛中為易實中為範之說自謂頗得其旨今詳所論亦是一說更俟

面論然恐卒未有定論不若兩存以俟後人之為愈也嗚
奇多寡不同向時嘗辱見示無可疑者以合附八圖中今
却附還幸便寫入四象之後也律呂新書并往

又見續集二卷

樂說已領尚未有深解處須面扣乃悉耳雅樂說後便幸
示及聞有安定鹿鳴譜亦聖錄寄偶得新都八陳石刻本
納呈者畢却教附還其說与薛士龍者同異如何并告喻
及需通鑑方此修改未定舊本太略不成文字也近覺讀
書損耗心目不如靜坐省察自己為有功幸試為之當覺

其効也

李將若得此人之力真是笑啼俱不敢矣可付一笑也曆

議必有所付但今思之不得其說久當自出也宿逋令墊
具稟甚愧遲緩幸更少寬也

又見續集三卷
作八月十九日書

前日丘仲高行後尋得律書序草今略修定又適有彥中
處使人過門因附以行度必先丘子到也年來精力衰退
文字重滯無氣燄此又是三五年前者今日亦做不得矣

二卷
它所欲言略具前書其不能盡者亦非此所能盡也序中
恐有未是處更乞詳細點檢一一見喻不敢憚改也餘惟
千萬自愛為禱

又見前集四十四卷

鍾律之篇大槩原於盛編而其先後不同蓋但用古書本
語注疏而以己意附其下方甚簡約而極周盡學樂者一
覽可得梗槩其它推說之沉濫旁證之異同不盡載也當
俟扁日面呈決求訂正耳星經可付三兄畢其事否甚願
早見之也近校得步天歌頗不錯其說雖淺而詞甚俚然

亦初學之階梯也但恨難得人說話非唯不能有助亦自
不曉人意令人鬱々無分付處想亦不能無此歎也

又

通書注脩改甚精元來誠幾德便是太極二五此老些子
活計尽在裏許也前後知他讀了幾過都不曾見此意思
於此益知讀書之難也近得林黃中書大罵康節數字橫
渠西銘袁機仲亦來攻邵氏甚急可笑嘗記共甫說往時
有士大夫坐乞毀通鑑板責後來復官詞臣草其制有被
一聽云出幽谷而迂喬木咲姑示於寬息以鷓鴣而笑鳳

鳳尔無沈於迷識此輩今亦可并按也一笑

又

人還承書為慰又承示及行日卦爻之說尤荷留念即此
春暖共惟尊履万福所苦今復如何須鹿茸納去視至通
鑑本末并注綱目提要第九第十冊以是未定不曾寫此
物甚難任書法固不可不本春秋然又全用春秋不得舊
右例一冊不知曾并送去了浩蕪新說恨未得聞俟面見
以請笑工俟為尋訪然亦須立一格自要得某樣人始得
如州縣攢司終有能笑者但恐不能算曆耳

作

題辭協律恨未得聞且愧其詞義之不稱也祭礼只是於
温公儀内少增損之正欲商訂須俟開春稍暇乃可為也
程氏冬至立春二祭昔嘗為之或者頗以僭上為疑亦不
為無理亦并俟詳議也

已下十二札係談谷山及精舍者

與蔡季通

朱文公

雲谷山内乾道庚寅朱文公構晦庵于中後名曰雲
谷書院文公記曰自五夫西南來猶八千餘里以故
他人絕不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独友人蔡季
通家山北二千餘里往來其間自始營葺皆其力也

十 十

二書并碑却可因便示及索詩當時做得教語後來多支
今已忘之矣白鹿春卿必能言曲折田已撥得些小然亦
非久計要之此等具廢有時若無人主張讀書即有田亦
無益耳諸刻今附去一角雲谷大隱兩處如何得馬道士
書云已開堂基招得一道人在彼計須量与口食告就雲
谷支也

又

精舍教日紛々無意思只得應接酒食說閑話而已亦綠
屋舍未就不成規矩它時須共議條約乃可久遠往來耳

律書緩寫不妨曆法莫亦可草定一梗槩否若用先天分
數不知日月五星之屬遲速進退皆可於此取齊否若得
此二書成亦不為無補於世也某今歸山間懶未欲出意
欲後月未間一到雲谷度暑未知果能動否恐未能動即
奉約一來家中相聚教日殊勝它處惹客生憂也

又 見續集二卷

寒泉即地理大全載朱文公与蔡西山先生共定天湖
陽地合此者乃文公墓母祝夫人山也

得履之書如此亟以奉呈恐欲預有所處也然不必匆々
但當有以待之耳葉正則遭論鑄兩秩罷去并毀其書板

章中已見及名次甚高与履之所云相表裏勢只旬月間
須有处分又聞前日寒泉會哭已有告言路者周元與聞
之城下吳生赴省歸者云然當非妄傳亦可略語韜仲也

又

見前集四十四卷

所苦且喜向安亦宜更加將護也許見訪甚幸但亦自欲
一到寒泉未能預定日子恐或塗中相失也此行見上褒
多甚至言雖狂妄亦無忤色意謂可以少効尺寸而夏之
不可料者乃發於先天訂頑之間是可笑也已專人自効
及尽還江右迺兵矣此等小小恠謬議論如蝟毛而起更

不可開口奈何始者信書太過而閱人不廣不謂万物之
靈者乃如此不靈也奈何更五七日當有後命未知如何
也元善說欲下州郡月致筆札之費然此夏亦當審処恐
此夏面生後或有悔也

又

續集二卷

律說幸早寫寄但以声定律及均絃用声之說非面莫扣
為可恨不知幾時可相會寒泉精舍才到即賓客滿坐說
話不成不如只夾山間却無此擾公濟亦每以此為言也
歷法恐亦只可略論大槩規模盖欲其詳即須仰觀俯察

乃可驗今無其器殆亦難究竟也

又續集二卷

昨日已到芥溪今日略走寒泉晚即還此治淵源言行錄
等書意欲老兄一來相聚旬日伯諫之意亦然綱目草冊
併可帶來有餘刀便欲下午刊脩也

又續集二卷

一出又半月臨出城值石宰與順之擇之更一二朋友來
遂留北巖兩日同途至建陽而別勿太急欲歸奉祀夏故
不及遣人相報然數日相聚亦苦人多不得子細講論未

覺有深益也寒泉拜掃須在後月五六後夏畢即上廬山
遣人相報幸為一來前嘗有書与小僧說令奉白及此春
兩種植少竹木亦道欲遊之意胡為乃不達此意耶更有
一小詩謾錄呈山頭如有功役可及吾人在彼指撥了之
為佳小僧稍知向前否更望提耳痛教之也作文之病時
偶論及此耳欲稍知潤縉亦不難但亦使急性不得恐愈
草率耳

又見續集二卷

鴻羽可用為儀不知如何解先儒所謂進退可法者不知

本文有此意否耶若如鄙意所叙則不如曳尾於泥中也
眩暈之疾若得靜以養之自當安定今乃汨々應接如此
何由可已如某目疾亦是如此今乃終日寫書不得一舉
首勢必雙瞽而後已耳集注事前日已失究治今當為料
理可便作一狀來送邑中行遣也來春欲一到精舍或能
俱行即同往觀在佳然須有所託以為詞乃為便也

又

示喻筮法如此甚平正簡便不知何故本法却不如此恐
別有意指也試更推之如何恐在老者陽多陰少則終為
陽者少在少者陰多陽少則

定為陽者亦少乃陽貴陰賤
吉少凶多之意不知如何小学誤字再納去數紙封面
只作武夷精舍小学之書可也

又續集二卷龍湖在建陽崇化里

某昨日冒雨登龍湖幸無它但路滑狼狽耳書堂高敞遠
勝雲谷武夷亦多容得人他時儘可相聚也求放心之說
其妙無窮須實用功乃見之耳

又見別集三卷
劉源在建陽長埂內皆崇太里所轄

昨日歸來意緒不佳幾成大病向晚擁裘附火幸得少定
方念未聞經夕動靜忽辱手示竹慰律準已領圖志先納

上諸書及葉容來晚上去面納次此間書冊在書几者一
哥必知次第恐或要用即就請幸預戒之也里中恐有留
委幸見喻既欲往麻沙想只取劉源路初欲先走莒口奉
別今日只宿市中以俟發程矣

又續集三卷
慶元戊午正月十一日

需恩曠蕩未聞施行而留趙四公存沒之恩皆格不下未
知賢者去住復何如計高懷必有以處顧舊山朋遊未得
遽承晤徒為恨矣諸喻已悉偶連日脚氣上攻今方少下
而右拇緩弱不能握筆又亟欲上五夫力疾撥冗附此教

字久固有類聚討論之旨仍有期限然則不過中春亦須
見得果决若得便歸何其快也

已下六札叙寒暄者

與蔡季通書 前集四十四卷 朱文公

此一通乃紹熙四年癸丑三月廿一日者中云值慶門
得男云云即九峰先生次子蔡抗生朝也而久軒年譜
載云生朝適朱文公在宅聞其聲知此子貴顯云而後
果符文公之言書內雖云夏口武昌涉重湖窺衡湘歷
襄漢下吳會衍祥而歸云云則非道州之謫而行也故
置之此餘五札附其後

春間到宅上間是日得子深為贊喜衰鈍之蹤素不利市
自年三十餘時每到人家輒令人生女如是凡五七處今

富

年乃值慶門得男則又似漸有傾否亨屯之象既以奉慶
又竊自賀但恨其已晚耳夏口武昌一帶形勢既圍命矣
涉重湖窺衡湘歷襄漢下吳會徬徨而歸所得當益富屈
指計歸程冀得傾竦以聽劇談也律準前日三哥來此已
刻字調絃而去但中絃須得律管然後可定然則此益亦
是棄家第二義也閣記固難遽辨又適此數日脚氣雖輕
而未愈今且右臂下自心掌以上連肩背無處不痛寒熱
大作其勢非更數日卒未能定不知許教既滿彼中代者
為誰或同官中別有可託以竟此事者為誰亦已作書報

瓜

之及子元善說俟此間病愈一面給合成當尋的便寄薛
卿處子之當無不達也今年病雖不重而氣躄極衰至於
昨日遂至無力說話朋友遠來相守又不欲甚孤其意勉
強應接常慮相見之日不復更能長久季通倦遊亦望早
歸相與切磋以盡餘年寔所願望
又前集四十四卷
別又旬日已劇馳情奉教承即日秋暑侍履吉慶壽堂眷
集一一佳勝為慰前日之歎蓋見近日朋友談說紛然而
躬行不力以至言談舉止之間猶未有以異於衆人是以

憂之承問之及豈亦致疑於此耶古易納上坊中更有王
日休所刊求之未獲可訪問考訂孰為得失也鄙意子伯
諫澤欲季通一來稍霽便望命駕有合商量更甚多非書
札所能辦也通鑑簽貼甚精密乍到此未暇子細并俟相
見面論撥冗作書遣此人歸不及詳悉千万早來為佳

又見續集

季通可早來或未歸得共究此業或已束裝亦得道間相
伴遊山玩水也希聖要來甚善有朋友性靜何學能思索
檢討者携一二人來尤佳其不能此者無益徒累人也

又前集四十四卷

小兒輩又煩收教尤劇愧荷但放逸之久可痛加繩約為
幸所示孟子數說未及細觀略看大意皆好但恐微細有
所未盡耳所予子直書論大本處甚佳雖云凡聖本同亦
有明乎不明之異昨見子直說及正疑其太儻侗今得此
書乃粲然耳

又前集四十四卷

兼善遠訪無以堪其意愧惕不自勝然指其舊學之非季
通深排痛抵之力亦不能辨朋友正當如此衰懶不振負

愧多矣渠不肯少留未及子細亦恨賢者不在此共評訂
耳喜向所論中和等說近細思之病敗不少理固未易窮
然昏憤如此殊可懼安得即面言之俟俟來音且夕別遣
人奉候

又續集二卷

季通無事更能一來否游誠之得書方自武昌趨長沙矣
分韻詩當時做不成今已忘記若能再來當為補亡也

答儲行之續集六卷并下建陽知縣

張鄭黃鄧相繼物故呂子約前月亦不起疾殊可傷悼亦
是氣運使然豈可專咎章子厚耶季通在湖南耳根却靜
然諸迂客聞高安之報想亦未免打草蛇驚也人生由命
非由它此言雖淺誠有味也

又

閑中讀書奉親足以自樂外物之來聖賢所不能必况吾
人乎但新學一旦措手而委之庸髡數日前已互迂象說
令人憤歎不能已而一縣下人若貴若賤若賢若愚無有

以為意者惟曾堅伯相見新帥來以為士子當相率誅之
范仲宣深以為然而漠然無有應者此亦見人之識見分
量之不同也季通之行浩然無幾微不適意丘子服獨為
之涕泣流漣而不能已處事變恤窮交亦兩得其理也

非由
祝汝玉 見別集二卷

其罪戾所積久知不免不謂尚尔推迂以至今日孤豚之
蹤初亦何足言顧乃重貽有識之憂四方朋遊蓋皆有謝
絕至徒之誨然鄙性於此却有所不安姑復任之若禍害
之來未遽止此計亦非闔門塞竇所能避也季通徒步上

豚

生

道令人愧嘆昨日又聞有毀鄉校以還僧坊之請莫亦施
行彼巍然當坐者豈亦不謝客而遭此耶可付一大笑也

答黃子厚 見續集七卷并下者

罪戾之蹤不容掩覆竟蒙臺劾褫職罷祠昨日已被省劄
而季通遂有春陵之行已入府聽命矣

又

示喻縷々極感勤念然此何足置意中耶季通只是編置
無他刑名正緣有司欲秘其夏却致傳聞張皇前日就道
臨老遠謫殊可念耳告訏之門既啓世間群小無非敵國

便能因樹為屋自同傭人亦已晚矣况不能耶死生禍福
正當付之造物耳

曾景建前集六十一卷四十一

季通遠役深荷煖熱之意今想已到地頭矣其所論律曆
尤精詣恨与賢者相聚不久未極其底蘊也三篇甚勝卒
章尤工而僕不足以當之也

書內云三篇甚勝卒章尤工今此三詩無存而西山先生挽詩二篇見附錄卷

與黃直鄉

季通比已得其到道州書地主頗寬假之計渠亦能自處

不知赦後還可得量移否

與方伯謨見前集四十四卷

昨承遠訪愧感良深別去惘々人還奉告聞比日侍履佳
勝為幸喜悲悴如昨無可言甚感愛念寬勉之意然觸夏
傷懷亦未能遽平也匙筋衣被并領季通屢得書殊未有
定論然亦未聞其西去之期不知果如何尔

又見前集四十四卷

季通竟罹家難窮迫可念彼中塋夏如何勢雖俟堯拳復
來耳仲本別時所寄声奉聞者想已祭之此不可已也

與黃知府

見續集八卷

朱文公

此公不知何名字其前集三十八卷五十五張文
公另有一封与黃知府書下註名度字文叔不知
即此公否也姑識之
于此以候知者正焉

聞有臺劾亦既施行而未有被受亦未見章疏遺書著銜
頗有所礙幸辱情照或章疏已報行得賜指摺錄示為幸
昨蒙垂示報狀極荷眷念區區尋亦已拜恩命矣罪戾彰
徹固不可逃然縣宰批罷一夏至乃上玷清重尤切愧恐
而不敢自明切計高明固已洞照其實矣至於友生連坐
亦蒙矜念委曲周至益見仁人之用心為不可及感歎亡

及但既鑄罪名書罪籍不知寄祿餘俸合与不合幫勘已
戒幹人計會所司更乞台旨稽考法令然後施行恐不底
得免貽後日之紛々也

答林正卿

季通書來亦謂正卿甚進不知乃有異論如此此正是渠
病處蓋不先其在已而欲廣求於外所以向裏不甚得力
又不察學者才識之高下而槩欲其無所不知所以誤得
他人亦多馳騖於外吾人當識其好處而略其所偏也聞
渠謫居却能自適亦甚不易歸期正不須問旬呈亦不必

求免如陳了翁曾作諫官及被謫猶著白布彩繫麻鞋赴
旬呈朝廷行遣罪人正欲以此困辱之若必求免是不受
君命也不受君命不受天命也而可乎

刘公度

別集二卷二張已下俱蔡久軒刊慶元書帖

季通聲聞殊不佳而其家未得的信其季子沉字仲在侍

默第三

旁不知何故不令報之如所傳今已兩月矣交遊四十年
於學無所不講所賴以祛蒙蔽者為多不謂晚年乃以無
狀之迹株連及禍遂至於此聞之痛恨不知涕泗之流落
也

答丘子服

續集七卷二張

前晚聞季通信不佳昨日亟走后山渠家亦不得的信但
所傳甚子細恐必不妄志業精深今豈復有此朋友為之
悼歎不但為平生交好之情而已也

刘智夫

別集二卷十一

季通之傳浸密而其家問竟不至不知何故如此必是遣
人在道阻滯也諸書荷留念但歸期恐亦難料蓋所屬官
司有擔負未必容其自便耳

又

別集二卷十

忽聞季通声問殊惡令人傷怛不能為懷聞彥中居晦正
之諸人皆已薄固之恐不能給歸塗之費不知能為作江
西湖南兩趙漕書否其它訟路有可囑者并丐垂念乃幸
之甚

又別集二卷十一

某前日走后山聞季通之柩已過翠嵐遂過彼哭之悲不
能自勝然人生會如此亦將不暇悲彼而自悲矣昨夕方
歸疲憊殊甚外復未有所聞但歲儉可憂所至皆然

與林井伯別集一卷十

衡陽之報令人悲痛所幸便蒙歸骨之恩今當次第在道
矣前日走寒泉与韜仲父子聚哭之極不能為懷也既無
廷試從者歸期想亦不遠莫須更為過餘于否

答林正卿前集五十九卷四

季通云七凡在同志無不痛傷然人生要必有死遲速遠
近亦何足較聞其臨行却了了區區付屬皆有條理亦足
強人意也

與張孟遠見續集六卷

老益衰百病交作处世能復幾時而季通子約凶問杳來

令人感愴不能為懷天之蒼其果有所愛憎耶抑都無之而直聽其自爾耶

與晏亞夫前集六十三卷十二

一別累年都不聞動靜不審比日為况何如計且家居奉養讀書求志不必遠遊以弊歲月也喜衰朽疾病更無疾痛之日明年便七十矣區區偽學亦覺隨分得力但文字不能得了恐為千載之恨耳察季通呂子約吳伯豐相繼淪謝深可傷歎眼中朋友未見有十分可望者

答魯景建續集七卷七

季通子約相逐而逝不謂天之無意於善人乃如此每一念之輟為悲愴不能為懷也昨聞吉甫之婦方竊疑之伯豐之子乃如此尤可歎息方遣人探子約之視何日過上饒欲遣季子往哭之近得玉山書則已過矣前日僅能扶病一撫季通之柩也

李商子黃直卿二續集一卷十六

子約之亡傷痛未定而季通八月九日又已物故朋友間豈復有此人充足為痛哭也但其家至今未得的信只魏才仲自桂林寫來前日李彥中歸道長沙見子蒙及趙漕

說得分明矣今年不知是何厄會死了許多好人老拙尤
覺衰憊非昔時比職府不秘即滑脚弱殊甚杖而能行恐
亦非復久於此世也
季通之柩已歸陳坂上對面一寺中蓋先買得一小地在
其前只今冬便葬也万夏尽矣尚何言哉一慟之餘行自
病也

祭蔡季通文

朱熹

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十月二十有九日癸巳新安朱熹
竊聞亡友西山先生蔡君季通羈旅之襯遠自春陵言歸
故里謹以家饌隻雞斗酒酌于柩前嗚呼哀哉尚享

慶元四年十有二月六日新安朱熹竊聞亡友西山先生
蔡君季通輜車袒載將就窆窆已飭素車往助執紼而連
日大病遂不能前謹遣男塾奉香燭茶酒往奠柩前於其

行也哭而送之曰嗚呼季通而至此耶精詣之識卓絕之
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而見矣天之生是
人也果何為耶西山之顛君擇而居西山之足又卜而藏
而我於君之生既未得造其廬以遂羊山之約至於今日
又不能扶曳病軀以視君之反此真宅而永訣以終天也
並遊之好同志之樂已矣已矣哀哉哀哉

蘇州子文西山去之茶氣李自書
蘇州子文西山去之茶氣李自書
蘇州子文西山去之茶氣李自書
蘇州子文西山去之茶氣李自書

朱子語錄謫行紀畧

葉味道

慶元丁巳元旦先生飯罷樓下越兩序行我回即中堂打
坐賀孫退歸精舍告諸友輔漢卿等因取筮決之得小過
公弋取彼在穴曰先生無慮蔡夫所遭獨異即同諸友至
樓下先生睡甚酣因諸生偶語而覺即問所聞蔡夫事如
何曰州縣捕索甚急不曉何以得罪先生與萬正淳說所
問孟子未通處甚詳繼聞蔡夫已遵路防衛甚嚴諸友急
往途中見別既而留宿邑中詹原善調護之先生亦欲為
白包顯道云禍福有定徒尔勞擾先生嘉之曰顯道說得

蔡西山墓圖



朱文公題曰嗚呼有宋蔡季通之墓

自好未知當局何如至夜聞蔡丈編管道州乃沈繼祖章
 疏主意攻先生子儲寧三人也次日往靖安寺候蔡見乘
 船至先生出寺遠接之坐僧方丈寒暄外無嗟勞語以連
 日讀參同契所疑叩蔡丈應答灑然少間諸友將酒至飲
 相子間行瀛洲橋上回寺又飲先生獨子蔡丈方丈對坐
 醉睡原善退去先生醒而言曰此人者富貴氣然比得他
 調護亦不負平生相知焉

朱子題墓圖

蔡西山

西山先生蔡公墓誌銘

劉燾

紹熙甲寅秋七月 皇帝即位首召朱文公于長沙拜趙忠定公為右丞相一時名勝多聚本朝有知閣門夏韓侂胄者憑藉外戚出入兩宮丞相以魏公之裔同心國事弗之疑也文公獨知其微每於經筵造膝極言之文公既去國從官有繼論者侂胄始自疑好進之士或隲附之稍易置臺諫而丞相亦罷矣言者指丞相為權臣指道季為偽學引繩批根而侂胄專政矣十餘年間臺諫之議論非攻偽學不談小臣之自鬻非攻偽學不售然莫敢誦言攻文

公者久之其間有欲速化者為言夏官乃上書抵文公且及其從遊最久者西山先生西山先生謫道州二年得疾以沒諸孤奉先生喪歸葬後九年主上奮發英斷誅侂胄治亂政天德清明枉者悉伸又三年始贈先生迪功郎制曰士之遇不遇天也其或擯斥於生前而獲伸於死後天理昭々未有久而不定者尔學問有源操履無玷杜門著書初無預於世者不幸見誣亦遭遠謫今是非已定汝已殂矣守臣以狀來上朕甚憫之其贈尔官慰尔泉下死雖莫贖尚知享哉諸孤狀先生之言行來請諸銘盖辭不敏

者久之及是乃復貽書曰先君之墓可記矣某重慨交遊凋落恐遂晻昧遂不敢固辭先生諱元定字季通姓蔡氏其先弋陽人上世仕唐有為建州建陽令者因家焉曾祖克祖諒太學生父癸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妣詹氏先生在娠牧堂以聖賢遺像設別室使詹氏日瞻仰焉先生生而穎悟異於常兒八歲能詩文十歲日記數千言牧堂示以西銘等書又以程子語錄張子正蒙邵子經世且語之曰此孔孟正脉也先生幼而沉涵其義長而辨折益精乾道間見文公于崇安遂師焉凡文公次叙伊洛諸儒遺

言先生之言為多年四十不就科舉淳熙戊申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万里以律曆薦於朝廷下郡津遣赴行在先生以疾辭紹熙癸丑西遊襄漢循淮度江道經建業京師城朝之名勝無不傾倒常于太學生王滋諸公遊西湖聞諸公欲薦之於朝而番行者即日命舟而歸淳熙乙未築室西山將老焉文公貽書有臨風引領似已聞采薇歌之語時偽黨論丹先生知不免簡季者刘劭云化性起偽惡得無罪明年命下親故送別先生酒酣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方自里中赴道衆皆疑懼或曰緩行

先生曰獲罪於天可逃乎至營道未幾李者漸衆先生
憂之曰神人惡衆至殆不免乎每与諸子書戒以死生有
命訓其自修則曰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庶可傳之子
孫勿以吾無故得罪而遂懈焉明年八月寢疾医曰脉平
可治先生曰是謂脉病不相應非藥可為也先生雖病接
朋友不倦一日謂其子沈曰合謝容且安静還造化旧物
凡九日命移寢正室有二声若巨石墜牖間頃之而逝享
年六十有四慶元四年八月九日也十一月六日始克葬
于建陽縣崇泰里翠嵐之源先生天資高聞道早於書無

所不讀於夏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運達古今盛衰之
理礼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方投曲李于異端
邪說悉拔其奸而辨其非凡古書奇辭奧義人不能讀者
一見即解文公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又曰造
化微妙惟深於理者得之吾与季通言未嘗厭也及塋以
文誅之曰精詣之識卓越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辯
不可復得而見之矣天之生是人也果何如耶先生居家
以孝悌忠信儀刑子孫而教人也以性与天道為先自本
而支自源而流聞者莫不兴起嘗言文公教人以訓詁文

字為先下學上達固是常矣然世道衰微邪說交作學者
未知本源未必不惑於異端之說也故文公晚年接引後
進亦無隱然者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
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陰符經解運
氣節畧脉書及詩東雜說若干卷傳于世獨易春秋雖祭
其端緒諸子能本業焉娶崇安江氏男四人長淵次知方
次沈次沈早亡女二人適進士王翰昂恭孫七人格模杭
權楠棟棧孫女六人謂西山先生者文公之所誄也銘曰
西山千仞兮清潭一曲先生永存兮過者其肅此文節入
性理

叙西山先生言行錄

見性理

李士英

西山從晦翁遊最久精識博文同輩不能及義理大原固
已心通意解尤長於天文地理樂律曆數兵陣之說凡古
書盤錯皆蔡學者讀之不能以句季通爬梳剖析細入秋
毫莫不暢達晦庵論易推本河圖洛書邵氏皇極經世書
先天圖徃々多与季通徃復而有發焉

叙蔡西山先生行實紀略

丘宓

先生幼而穎悟既異於常人長而持身動遵於禮度言溫
而氣和學博而才高与之处者聽其言論不忍去去皆克

克

然有所得也。密蒙教育侍左右，未嘗見其有喜愠之色。故當時士大夫皆敬信之。而晦庵亦深器重之。及其謫後也，恨無人可與晤語者。密隨至春陵，居二年，辭歸省侍。先生曰：少待九嶷，可登以觀瀛溪之遺風。帝舜之陵墓，非徒遊觀而已。緩步徐行，往返數日，餘居一日。先生具酒，令春陵朋友坐，盃酒流行，曰：此會是與諸友別耳。在坐皆驚愕，令密而木。合棺成，先生卧其中，命匠斲小曰：恐路遠，雜致。又數日，作書別晦庵及遺囑付仲默，且云：凡爾諸友有疑處，合問者，早問。我日後不復語言矣。密與春陵諸友皆感泣。

門出間

先生曰：大丈夫莫作兒女相，得失榮辱，屈伸往來，天之命也。何以泣為？閱三日，有星若大石墜於牖門，聲震鄰里，衣冠端坐而逝。皆慶元四年八月九日卯初刻也。是日天地昏暗，風雨大作。春陵從遊諸友哀慟如喪所親。所寓之隣曰何八公者，夢先生云：汝為我別賃屋，我居此間，不便將為都護所批踰。旬果有新任都監來，僦居歐陽春，亦夢云：汝為我雇六七僕，能輜者，我得旨許歸葬。及春往郡，詢之歸葬之命，已下春大異之。扶柩東歸，識與不識，莫不流涕。吊祭者相屬於道，仲默拜跪足膝，為穿有念旅櫬之貧。至

持

不相識待白金數十星為贈而義不可受者仲默輒謝却
之曰吾寧隨所止而殞不忍累先人也是先生之道德有
以感孚乎人心而致人之趨慕其家教之清白亦可見矣
故晦庵臨奠云季通之亡熹若折左肱而失右臂也其哀
慟也何切哉何歐二隣朝夕問安而不失可謂好賢樂善
君子臺評擬及布衣其未定之天乎今贈官光泉壤所謂
天定亦能勝人也程子曰君子蘊其德久而必彰守其道
其終必亨正先生之謂也昔顏氏樂陋巷簞瓢孔聖賢之
先生遭流離處窮僻父子以義理相怡悅使孔聖若在必

不令顏氏專美於前也大季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曾氏
之持身嚴矣而先生貽書訓諸子曰独行不愧影独寢不
愧衾此非真得曾子慎独之法者能云然哉是先生兼顏曾
所長而有之也所謂天下完人者若先生是已寔學淺才
疎不足以狀先生之言行姑述其平生之蹟臨沒之由使
後人有所考云昔嘉定辛未季春朔旦

挽蔡西山先生詩

劉燾 字晦伯建陽人

知君嬰世患垂白竄南方四海皆稱屈群兇苦中傷天資
隨世殞遺恨与天長但誦箕山曲招魂葬故鄉

又

曾極 字景建臨川人

四海朱夫子微君獨典刑青雲伯夷傳白首太玄經有容
憐孤憤無人問獨醒瑤琴空室匣絃斷不堪聽

夫子中年後名家信有初身罹鈞黨禍李稿啓蒙書本直
宜先伐蘭芳竟自鋤首陽千駟馬後世定何如

又

李閱祖

有名天所靳無位世仍捨不向西山臥還同瀟水棲元精
抽秘鑰衆妙貫圓機友盡人間士惴然季子題

又

吳雅

天平不可問吾道是耶非因論成具錦臺評及布衣乾坤
豈終否泉壤再生輝遺恨春陵路生存不見歸

又

翁陞

傷哉道季不容時力抵先生蹈至危槐棘僉謀雖曰偽草
茅公論實難欺蒼梧千里地雖遠白首一心天自知借問
西山近何似白雲長護紫陽碑

又

趙昌甫

鶴叫春陵復遍詩鴈回霜月忽傳悲蘭枯蕙死迷三楚雨
暗雲昏礙九嶷徃歲力辭公府檄暮年名預黨人碑嗚呼

季子延陵墓不待鐫詞行可知

又

劉淮 字叔通号泉溪建陽人

每過西山輒黯然精庐岑寂鎖寒煙未嘗預夏空遭謫不

枉非招正自賢得謗暫時須黯暗著書後世必流傳嗚呼

籍湜編輯傳何用銘文地下鐫

又

劉砥

念昔樞衣日寧知輦行殊師才驚宇宙鄙學困黃魚紀曆

深皇極談兵淺律書傷心灑水別有感更誰祛

又

黃瑞節

直所遭之慘兮天意奚屈忽訃音遽聞兮哀慟不淑痛哲
人云亡兮邦國殄瘁感死生永訣兮莫覩其悲傷吾道終
窮兮何心於世相長號以酌兮陰輔吾志惟下視而化兮
風声遠被想神之有靈兮馨此銘詩

考亭書院改正祀位沿革

書院配享原以黃勉齋坐東之一劉雲莊坐東之二蔡西
山坐西之一真西山坐西之二然予嘗閱蔡季通先生傳
載云四方來從文公季者文公必俾先從季通質正焉則
凡朱門諸生于季通亦有師弟之義况親受業其門者耶

昔郡守王公矣齋撰蔡節齋墓誌云〇黃勉齋既折
年輩以從之遊云之則勉齋于季通父行也有子弟之分
豈敢安坐于西山先生之上耶萬曆乙未世澤具釐正記
典以革故非以定神位復呈于徐匡嶽宗師將欲以西山
先生照啓聖祠例定配享于猷靖公祠而以九峯易配于
西坐于黃勉齋先生之下庶礼明義順而何庠師不以爲
然以朱門稱得心傳者獨西山一人若以九峰易西山則
以子妨父恐將遵之而實黜之似爲未當復申改正以蔡
西山先生坐東之一黃勉齋先生坐西之一其詳載潭陽

文獻六卷茲不重贅越二年何庠師陞入国学于京師書
來教曰近覽

大明會典蔡九峯配享朱文公蓋出自
欽制也惜當時不及聽行合無再改爲妥愚以改費爲惜
再改則贊無從出夏竟中止謹錄緣由以識于此以曉觀
者庶知曲折云如其再定以俟君子

朝野雜記序
慶元黨禁本末一書乃成都府井研縣秘書少監史館
修撰李心傳著時李公專修高孝先寧四朝實錄淳祐
五年乙巳滄洲樵叟序之末又題云余既備錄黨禁首
末因取朱子當時所予門人手帖別為一集庶裁覽者
有所參攷云厥後馬伏刘氏刻雲莊集係予外戚氏名
均字希和号素軒者為雲莊十二世孫編次重刻將此
書附于雲莊集末而顏其題曰力扶道統首末序而去

朝野雜記序

朱世澤

李

慶元黨禁本末一書乃成都府井研縣秘書少監史館
修撰李心傳著時李公專修高孝先寧四朝實錄淳祐
五年乙巳滄洲樵叟序之末又題云余既備錄黨禁首
末因取朱子當時所予門人手帖別為一集庶裁覽者
有所參攷云厥後馬伏刘氏刻雲莊集係予外戚氏名
均字希和号素軒者為雲莊十二世孫編次重刻將此
書附于雲莊集末而顏其題曰力扶道統首末序而去

其朝野雜記之名今雲莊集內又併此卷去之不行于世是以世人不知有此書矣然此書乃當時臺諫章疏李公編著以傳世豈無意乎夫蔡西山先生乃一布衣無預于朝竟遭謫死道州當時文公與曾景建書云老友未沾升斗之祿反懼重坐今人感嘆云今其家藏一本姑錄附刻先生集後庶後考先生高風大節者必徘徊嘆詠而知非其罪歟

朝野雜記

成都李心傳著

聞

寧宗皇帝之在潛邸間朱熹名每恨不得為本宮講官踐祚之初即以煥章閣待制侍講召于長沙熹在先朝累召不至至輒不留至是即日上道煬然以時更為憂於奏牘已寫其意云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其弊不可復寒未幾內批逐首相留正熹至上饒聞之益有憂色及對行宮便殿首奏陳之有曰癸號苟安無復遠慮右正言黃度欲論侂胄謀泄又以内批斥去熹不勝憤遂因講畢奏疏極

寒心塞

肅

言之畧曰朝廷紀綱所當嚴肅今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之獨斷大臣不預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實出于陛下之獨斷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為治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議此弊不革臣恐名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反不免於致亂蓋自隆興以來已有此失臣嘗再三為壽皇論之非獨今日之憂也尚賴壽皇聖性聰明更練世事故於此輩雖則驅使稍有假借實亦陰有以制之未至全墮其計然積習成風貽患於後其害

已有不可勝言者如陳源袁佐之流皆陛下所親見奈何又欲襲其跡而蹈之乎願陛下深詔左右勿預朝政但使朝廷尊嚴紀綱振肅而國家有泰山之安則此等自然不失富貴長久之計其實有勲庸而所得褒賞未愜衆論者亦詔大臣公議其耄耋考令典厚報其勞而号令之弛張人才之進退則委之二三大臣使之反覆較量勿循已見酌取公論奏而行之批旨宣行不須奏覆但未令尚書省施行先送後省審覆有不當者限以兩日便行繳駁如更有疑則詔大臣子繳駁之臣當晚入朝面議於前互相論

難擇其善者稱制臨決則不惟近習不得干預朝權大臣
不得專任己私而陛下亦得以益明習天下之夏而無所
疑於得失之筭矣臣老病之餘寒瘡獨宿終夜不寢憂慮
萬端至於孤危之蹤不敢自保切恐自今以往不獲久侍
清閑之燕矣疏入侂冑大怒陰與其黨謀去其首者則其
餘去易尔所謂首者蓋指熹也乃於禁中令優人效熹容
止為戲熹惑上聽熹時急於致君知無不言言無不切亦
頗見嚴憚於是侂冑之計遂行及講進留身再乞施行前
疏退則內批徑下朕憫卿耆艾當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

卿宮規可知悉也汝愚袖內批還上且諫且拜侂冑必
欲出之使中使王德謙封內批以授熹即附奏謝遂行
先是熙寧間程顥程顥得孔孟千載不傳之李南渡初其
門人楊時傳之羅從彥從彥傳之李侗朱熹師侗而獨得
其傳致知力行其李大本振李者仰之如泰山北斗而流俗
醜正多不便之者蓋自淳熙之末紹興之初已有目為道
學以謀孽之者然猶未敢加醜名攻詆至是士大夫嗜利
無恥或素為清議所擯者乃教以凡相子為異者皆道學
之人也陰疏姓名授之俾以次斥逐或又言名為道學則

落字可疑

問何罪當名曰偽學蓋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其廉潔好脩者偽也於是檢任險狠猥薄無行之徒乘而說之便已攘臂攻偽學以予進而學禁之禍自此始矣劉德秀上疏乞考覈真偽而辨邪正御史中丞何澹急欲執政上疏論專門之學流而為偽空虛短拙又詐沽名詔榜朝堂吏部郎官廩師且建言請考覈除左司員外郎是時有張貴模者指論太極圖說之非御史中丞何澹上言在朝之臣既熟知其邪正之跡然不敢白矣以招報復之禍望明詔大臣去其所當去者以御史中丞何澹疏落趙汝愚覲文殿監

旦

十

察御史胡紘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授寧遠節度副使永州安置中外震駭朱熹時家居自以蒙累朝知遇之恩至是尚帶從臣之職名義不容默草封夏数万言極陳其邪蔽主之禍因以明汝愚之寃繕寫已畢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賈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入諫請以著決之遇趣之同人熹默然取奏藁焚之因更号遜翁遂以疾乞休致先是熹乞追還職名及改正過待制恩数繼又乞致仕朝廷不許臺諫洵之爭欲以熹為奇貨門人楊揖開曲為附麗者多撰造夏迹以授令言以書告熹曰死

生禍福久已置之度外不煩過慮然羣檢相顧久之不敢
發獨監察御史胡紘草疏將上會迂去不果沈繼祖者為
小官常採摘熹語孔孟之說以自售至是以追論程頤得
為監察御史胡紘以藁授之繼祖銳於進取謂可立致富
貴遂奏熹劄切張載程頤之餘論以喫菜茹屨之效術蠶
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牧召四方無行義之徒以益
其黨相與餐粗食淡衣履帶博或會徒於廣信鵝湖之寺
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跡如鬼如魅及不忠不
孝不公不廉等十罪乞褫職罷祠其徒蔡元定佐熹為妖

劄
收
收
餐

復

乞送別州編管依蔡元定編管道州慶元三年春正月省
劄始至熹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報來言者熹畧起視之後
坐講論如初翌日諸生知有指揮時郡縣捕蔡元定甚急
元定色不為變毅然上道熹與諸所從游百餘人送別蕭
寺坐客感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曰朋友
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之矣又曰季通之行
無幾微不適意丘子服獨為之涕泣流連而不能已处于
變恤窮交各盡其道矣明年元定卒于道州熹為之哀慟
元定師熹而熹顧曰吾老友也凡性與天道之妙他弟

子不得聞者必與元定商確之嘗輯其講論之辭曰翁季
錄者蓋引以自正也嘗曰造化微妙惟深於理者能叙之
吾子季通言未嘗厭也及其敗也恨無可子晤語及其歿
也誄之以精詣之識卓越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身
不可復得而見矣蓋深致其哀云熹嘗論中庸已發未發
之旨以為人自嬰兒至老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大体莫
非已發元定不以為是獨引程氏說以為敬而無失便見
喜怒未發謂之中後十年熹再與元定再論始悟其說而
悉反之由是益奇元定每諸生請疑必令先質之元定而

後為之折衷同門者寡以致小人深嫉之故是時有朱熹
倡偽元定實羽翼之之奏也友人劉燾曰季通先生天資
高聞道早於書無所不讀於夏無所不講明陰陽消長之
運達古今盛衰之理上稽天時下攷人事皆有明證若禮
樂兵制度數皆正其流而會于一云時有詔監司帥守薦
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偽季之人且結朝典之罪秋
當大比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季不是偽季五字於後
時有柴中行者為撫州推官獨移文漕司稱自幼習讀程
氏易傳未季是季不是偽季如以為偽不願秀校士壯論

之知綿州王沈上疏乞置偽李之籍仍自今曾受偽李薦
舉闕陞及刑法廉吏自代之人並令省部籍記姓名子因
慢差遣吏部侍郎黃由奏上言人主不可待天下以黨与
不必置籍以示不廣殿中侍御史張巖論由阿附權臣培
植偽黨由遂罷去慶元六年春三月乙未朱熹寢疾諸生
惟刘炳葉賀孫蔡沈等九人在側改大李誠意章此為熹
絕筆也疾且革正坐整衣冠就枕而卒于正寢年七十一
是日大風拔木洪水崩山諸生近者奔赴遠者設位而哭
蔡沈主喪役黃榦主喪禮葬於建陽之唐石時偽黨禁嚴

守則侂胄之黨傅伯壽也然會葬者亦幾千人矣正言施
康年言四方偽徒期以一日聚於信上欲送偽師朱熹之
墓臣聞偽師往在浙東則浙東之徒盛在湖南則湖南之
徒盛每夜三鼓聚于一室偽師身據上座口出異言或更
相回答或轉相弁難或吟哦恠書如道家步虛之聲或幽
默端坐如釈氏入定之狀至於過夜則入過曉則散又如
奸人夏魔之教規其文則對偶偏枯如道家之科儀語言
險怪如釈氏之語録雜之以魔書之詭秘倡之以魔法之
和同今熹已歿其徒不思生則畫像以夏之歿則設位以

祭之然會聚之間必無善意若非妄談世人之長短則是
謬議時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約束仍具已施行申尚書省
從之門人范念得為鑄錢司主管官訟檄檢視坑場便道
會葬歸來至番陽有旨鑄官罷職蓋臺察劾其離坑會葬
也嘉泰元年辛酉春二月議者又言偽李之徒餘孽未
能盡革願如聽言用人之際防微杜漸少傳規文殿大李
士致仕周必大降克少保依舊職致任先是呂祖泰上書
配欽州至是監察御史林采言偽李之盛造自必大宜加
黜削故有是命自嘉獲罪黨禁益嚴稱善之類斥逐無遺

仕

女嬃暴貪肆之人紛塞要路士知飭守者例取姍侮或及於
禍一時從游特立不顧者屣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
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熹
講道竹林精舍不輟時多勸熹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
熹笑而不答予黃翰書曰前此嘗患末季之徒真偽難辨
今却得朝廷如此大開爐錘煅煉一番混淆夾雜之流不
須磨礱而自然無所逃其情矣先是州選人余熹者上言
乞斬朱熹蔡元定右丞相謝深甫語人曰彼何罪夏乃止
嘉定三年庚午春正月吏部郎官劉燭輪對上疏曰權臣

目以自

竊柄一紀有餘天下士氣斲喪於邪說斲喪於權利磨以
歲月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卓然拔於流俗超然見於幾先
有幾人哉近日以來庶堂之上每一官闕躊躇四顧有乏
才之嘆其患在於取人之道未廣用人之意未洪願詔大
臣休蕩七平之義惟賢是任惟能是使去好惡之私絕
偏黨之蔽則野無遺賢矣五月詔贈朱熹中奉大夫宝謨
閣直學士蔡元定特贈迪功郎

嘉定八年乙亥秋八月工部尚書刘燾以佞曹誣朱熹蔡
元定移李夏無敢言其夏者至是燾具以本末白庶堂乞

復移李以便士子往來今建陽縣復以護国寺為李燾之
力也李有知縣黃千里記九月奉尚書省劄移建自是建
邑登甲科冠南宮為拳首者代不乏人今刘文簡公祠列
於五賢春妹叙某惟謹矣

奏偽學疏

沈繼祖

臣一介孤立無援於朝偶預對班謬蒙宸翰褒擢茲者忽
被親除躡司臺察顧臣何人有此際遇誓當奮不顧身竭
盡底蘊少報隆天厚地之施臣近覩臣寮論蔡幼李等章
疏內言建陽知縣儲用貪婪暴刻幼學遣其弟與之交結

仍加論薦凡儲用不法之吏幼李實縱吏之為儲用者聞
之自當退聽知懼痛自脩省今乃藐視威命全無忌憚多
方經營以求進用臣聞其惡今後得其詳儲用之在
建陽專為貪酷不畏法令人有詞訟不問曲直盡行囚禁
縣獄充滿又別置廂柵非理煅鍊至用鐵錐碎人手足又
以鐵鉗取其碎骨往々殞於非命有周四一在箱自縊而
死又有褚允恭于洪山院僧皆被縋吊而死又任斷配人
吏陳元克財計司通同作弊以詭名白券偷盜官錢偽作
許進之支取鹽本又令許仲龜運鹽綱作稅戶陳少賈名

什
將官錢與販收利入已於生日則受人饋於國恤則輒用
歌舞与妓陳惜々淫於溪橋之上自作詞以与之有虛名
體絆閑身之句百里之徒怒入骨髓及其既滿訟之於府
守臣黃適惡其貪暴拘留在郡不与批書有朱喜者平時
喜用之奉已為之劾建書院斲街道置買什物遂強顏
下山將酒肴適々畏其凶焰乃与放行批書今又輒敢求
官如此臣謂儲用固好惡無狀然所以培植縱吏之者皆
熹也今天下恃熹而肆惡如用者不知其幾雖去儲用亦
有何益書曰除惡務本臣請為陛下條陳朱熹之惡而併

言之臣竊見朝奉大夫秘閣脩撰提舉南京鴻慶宮朱熹
資本回邪加以伎忍初莫豪俠務為武斷自知聖世此術
難售尋變所習剽切張載程頤之餘書寓以喫菜夏魔之
妖術以箠鼓後進張浮駕誕私立品題拔召四方無行義
之徒以益其黨伍相予飧粗食淡衣褒帶博或會徒於廣
信鷺湖之寺或呈身於長沙敬簡之堂潛形匿迹如鬼如
魅士大夫之沽名嗜利覲其為助者又從而譽之薦之根
株既固肘腋既成遂以匹夫竊人主之柄而用之於私室
飛書走疏所至響答小者得利大者得名不惟其徒咸遂

收

所欲而熹亦富貴矣臣竊謂熹有大罪者六而他大罪焉
人子之於親當極甘旨之奉熹也不天惟母存焉建寧米
白甲於閩中而熹不以此供母乃日糴倉米以食之其母
不堪每以語人嘗赴鄉鄰之招歸謂熹曰彼亦人家也有
此好飯聞者憐之昔茅容殺雞食母而子客蔬飯今熹欲
殮麤釣名而不恤其母之不堪無乃太戾乎熹之不孝其
親大罪一也熹於孝宗之朝累被召命偃蹇不行及監司
郡守或有招到則趣駕以往說者謂召命不至蓋辭小以
要人命駕趣行則圖朝至而夕饋其鄉有連其姓者貽書

痛責之熹無以對其後除郡則又不肯入供職托足疾以
要君又見於侍郎林栗之章熹之不敬於君大罪二也孝
宗大行奉禮之論禮合從葬於會稽熹乃以私意倡為異
論首入奏劄乞召江西福建草澤別圖改卜其意蓋欲藉
此以官其素所厚之妖人蔡元定附會趙汝愚改卜他處
之說不顧祖宗之典禮不恤國家之利害非陛下聖明朝
論堅決幾語大夏熹之不忠於國大罪三也昨者汝愚秉
政謀為不軌欲籍熹以虛名招致奸黨倚為腹心羽翼驟
升經筵躡次取對熹既剝法從恩例對贈其父母奏薦其

恤

章服矣乃上章佯為辭免豈有以職名受恩數辭而却職
名欺侮朝廷莫此為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熹之大罪四
也汝愚既死朝野交慶熹乃率其徒百餘人哭于野熹雖
懷卵翼之私恩盍顧朝廷之大義而乃猶為死黨不畏人
言至和儲用之詩有除是人間別有天之句人間豈別有
一天耶其言意豈止怨望而已熹之大罪五也熹既信妖
人蔡元定之說謂建陽縣乃出王侯之地熹欲得之儲用
迎逢其意以縣學不可為私家之有於是護國寺為學
異他日可得其地遂以老農自稱伐山鑿石曹牽引拽取

捷為路所過搖動破壞田畝運以致之於縣下方且移夫
子於親迎之殿設機造械用大木巨纜絞縛聖像撼搖通
衢囂市之內而手足墮損觀者驚嘆邑人以夫子為万世
仁義禮樂之宗主忽遭對移之罰禍而又有折肱傷股之
患其有害於風教大矣熹之大罪六也以至欲報汝愚之
恩則為其子崇憲執柯取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後鉅萬
之財又誘引尼姑二人以為罷妾之官則必与之偕行謂
其能修身可乎冢婦不夫而自孕衆子盜牛而宰殺謂其
能有家可乎知南康軍則妄配教人而復与之改正帥長

罷忌寵誤

沙則匿藏赦書而斷徒刑者甚多守障州則搜古書妄行
經界千里騷動莫不被害為浙東提舉則多費朝廷賑恤
錢米与其徒而不及百姓謂其能治民可乎及據范梁祖
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弓手父母
之墳墓以葬其母而不恤其暴露謂之恕以及人可乎男
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受徒必引富家
之子多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鼎來踵至一歲之間
動以萬計謂之廉以律身可乎夫廉也恕也脩身也存家
也治民也皆熹平日竊取中庸大孝之說以欺惑斯世者

也今其言如此其行乃如此豈不為大妄歟也耶昔少正
卯言偽而辨行偽而堅夫子相魯七日而誅之夫子聖人
之不得位者也猶能亟去之如是况陛下居得致之位操
得致之勢而熹有浮於少正卯之罪其可不亟誅之乎臣
愚欲聖慈睿斷將朱熹褫職罷祠以為欺君罔世之徒汚
行盜名者之戒仍將儲用鑄官永不得與親民差遣其蔡
元定乞行下建寧府追送別州編管庶幾其人知懼正道
復明天下孝者自以孔孟為師而愾人小夫不敢假托憑
籍橫行於清明之時誠非小補臣謹具覺察奏聞伏候敕

旨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儲用特降兩官蔡元
定道州編管餘依章疏

選人上書

臣聞防患於未然莫可息而國家獲無窮之福禁於已
然禍難解而宗社有不測之憂臣居草茅日夜焦勞不遑
寧處欲奏聞已久而君門嚴邃無路上達今日幸遇銓選
故得陳之竊見秘閣脩撰致仕朱熹編管道州牧人蔡元
定等作妄猖狂素無行義相子對榻妄談經書觀其無孔
丘孟軻述作之才而有蘇蔡張儀橫議之風驕矜傲慢傷

寔

人道之大倫黷貨要求爭屠怙之小利詐為君子道學之名萃四方黨伍偽作正心誠意之論罔九重聽聞罪狀昭然殆雖原宥聖明寬容罷祠編管實朝廷待士大夫之過厚也熹元定正宜循法履度以益前失可也尚罔有悛心偽徒會合謗訕君父譏議宰輔不自知其惡惡之極也臣見公論不容內外感怨乃敢進言其罪逆已悉見於侍御史沈繼祖之疏矣乞下臣章着能幹法官將朱熹蔡元定拏械來京梟首朝市號令天下庶偽學可絕偽徒可消而悖逆者有所警不然作孽日深禍且不測臣恐朝廷之憂

外

方大矣

參知政事謝深甫抵其書于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不過自相講明經書之奧義啓迪四方之學者今有何罪而欲誅之乎余莫語塞自是乞斬之事乃止焉

乞開偽學禁上殿奏劄

劉燭

臣聞治道之隆本於士風士風之美本於學術古者司徒之職典樂之官今樂官之任也周衰孔子取先王大經大法予其徒誦而傳之雜見於六經自漢以來雖曰崇儒然漢儒之陋訓詁益詳而義理益晦故韓愈原道曰軻之死

不得其傳謂其精微之旨不傳也我宋藝祖皇帝於于戈甫定之餘召處士王昭素講易禁中累聖相承以為先務治教休明儒宗間出然後六經遺旨孔孟微言復明千載之後天下學者誦而習之以論孟為準以中庸大學為要故以夏父則孝夏君則忠而世之所謂道孝也慶元以來權倖當國惡人議已指道為偽屏其人禁其書十餘年間學者無所依尚義利不明趨嚮汙下人欲橫流廉恥日喪望其既仕之後職業修名節立不可得也臣竊迹近事大學侍補既有成法四方之士冒昧而來譁然取必於朝廷

事

者動以巧計既而不得所欲則詐冒有司詭計百出夫士莫重於始進志於一得則廉恥道喪不復顧惜則士風之偷從可知矣追惟前日禁絕道孝之夏者不得不任其咎也乞降明詔慶元以來名曰偽孝而禁其書者元降指揮更不施行而息邪說正人心孝知本原士風歸厚實宗社之福 旨從之 嘉定四年辛未四月奏

慶元黨禁後序

余既備錄黨禁首末因取朱子當時所子門人手帖別為一集庶幾覽者有所叅攷是亦進德之一助也噫黨禁之

庸疑痛

有錄所以悲天理之暫晦而庸吾道之否也師友之有帖所以遏人欲橫流而反吾道之泰然也然則斯道之慶与得固自有天者存而迴瀾障川砥柱中流師道其可一日不立於天下哉滄洲樵叟序

又

侯貫卿右綿

嗚呼慶元黨禍小人之罪不容誅矣而善類出处有可得而言乎李禁之弛嘉泰之初元也何澹罷西府而魁儉盡侂胄圖恢復而意向移李者自是懈矣然李禁雖衰權焰方熾君子之脉既斬小人之勢遂成不及於曦叛侂胄誅

不止于時為君子者望長往之初心固阮窮之晚節聽小人自為闔闔吾惟優游于田里以待他日之復可也其或憤於久爵而不伸輒動其彈冠世之念則其思猶未熟也後讎寔天下之義也張忠猷抵死切齒而不得伸阜陵二十八年徒長太息而不見其伸者一旦舉而行之誰曰不可抑兵與之夏用邊也非復讐也圖不軌也非為社稷也而子之翼之不可也文公憂奠語蔡沈曰道理只是恁地但須做得堅苦工夫能甘其苦於禁盛行之時而不少堅忍於禁已懈之日豈不甚可惜也嘗謂慶元黨禍不幸如

汝愚西山身死于謫雖曰天不慙遺然全其節以立万世
守道者之標準未為無所賴也文公卒於慶元庚申李禁
弛於嘉泰之辛酉天也文公在天下出處惟公是視而士
節益光明矣西山臨終別文公書有曰天下不患無人才
但師道不立為可憂耳噫師道之立非必於人人扶植也
大堤屹然衆流歸順無復東奔西決之憂善人之多良以
此也至此益信善類真定為天下福師儒真足為善類主
而慶元之李禁為禍真酷深也予既以其首末遺帖並刻
因併取侯氏之說以俟君子

足

與蔡季通書

見續集三卷四張

朱文公

歐公疑周禮說荷錄示荆公必嘗親見其說但今集中無
所見只有策問一二條亦畧見不能無疑之意耳新史是
紹聖後所作荆公既有此語史官自是不敢不書也華詞
固無益然專貴吏材而不及行義乃當時之深蔽也朝論
又大變且夕必見及其醜兆已見星經參同契甚願早見
之只恐竄謫不得共講評耳

又

見統集三卷

素患難行乎患難吾人平日講之熟矣今日正要得力想

為日既久處之愈安不以彼此遲速貳其心也趙守易地
後來者不相識原善必已報去矣賤迹復挂彈章繼此須
更有行遣只得靜以俟之若得在湖嶺之間庶得聲問易
通亦一幸也律書序客中不暇檢尋須俟還家即為整葺
後便奉寄也

又已下四札俱續集三卷

項奉記後辱惠書具聞動息足以為慰居夷當已成趣但
能素位而行亦何入而不自得也但聞三哥不快甚以為
念計今當已向安矣覺得渠書中語意似放未下更當有

項疑項

以開曉之也琴說納呈幸為訂其繆子細見喻更有一圖
無人畫得大率子候氣淺深同是一法第一弦尤可見其
下諸弦乃迤儷向上取聲耳精舍已空眼前朋友亦不長
進只前日永嘉一二人來稍可告語今已去矣參同契更
無縫罅亦無心力思量得他但望它日為劉安之鷄犬耳
亦到此見人說趙守家人歸云自始至投館光孝而寺僧
自言於官云此人長大恐不能制遂移它處此必戲語
亦可發一笑也

又

昨日之別令人黯然。觀賢者處之裕如，又足強人意也。不審晚間便發程，否前途千萬加意調節，言語諸事更宜謹密，飲酒戲笑皆宜切戒。歸家后，覺有相窺伺者，次第恐亦不免。久當自知之一書，致直卿亦煩為記。周幹附去，或迺去前日亦忘此，可見昏罔也。昨日二尺短者是周尺，長者是何尺，耶是景表尺，否皆望批喻。又二月十四日書。自別後惆悵至今，不能忘懷。計行已過杉嶺，不審道間安止如何。武陽曾少留，否既不登車，只得緩行，無傷其足，乃

託

為佳耳。一路皆有知旧，必不落寞，但恐却有應接之煩耳。某幸無它，更諸生既來，遣之不去，亦姑任之。若有禍患，亦不能逃免也。但極難得人講究文字，到義理深处，便無人可告語，殊憤憤益懷。仰耳至春陵，煩為問學中濂溪祠堂無恙否。某向有一祝版，亦不知在與不在。因風語及也。

又六月十一日

昨州兵之歸，得書知已到彼，足以為慰。僦居寬廣，物價廉平，足以度日。此外想無他撓，高懷所處亦無適而不安也。趙守得書甚留意，寺居雖有約束，然遠郡荒僻，舍此則無

以待賓旅往來亦不能一一遵守頃在南康此寺常為客館也若或遠嫌不欲居之則亦無害更託人宛轉白之使知曲折可也翁承便是德功夫之孫否耶渠向來坐事乃尊來見囑力不能及之想未必不見訝也

又見前集四十四卷

至臨江忽被改除之命超越非常不敢當也始者猶欲且歸里中俟辭召命予決今既如此又得朝士書皆云召旨乃出上意親批且屢問及不可不來又云主上虛心好學增置講員廣立程課深有願治之意果如此實國家萬々

無疆之休義不可不一往遂自臨川改轅趨信上以俟辭免之報但嶽麓夏前書奉報乃廷老所定後兩日彥中到却說合在風雩右手僧寺菜畦之中背負亭脚面對筆架山面前便有右邊橫按掩抱左邊坂亦拱揖勢似差勝但地盤直淺而橫闊恐須作排廳堂乃可容耳已屬廷老更畫圖來納去求正而未至更俟其來當另遣人但代者乃毀道學之人未知其能不敗此否耳熹老矣方季做官甚可笑朝從奔走皆非所堪但叨冒過分上恩深厚未敢言去耳經筵陳說不敢不盡區々上意亦頗相嚮但未蒙下

問反復未得傾竭鄙懷耳君奉在上前陳說極詳緩勤懇
其所長自不可及區區實敬愛之非但如來教所云也通
理宗教之命已行前日亦已歸矣渠年少家温所欠者腹
中書耳得闕遠官閑更讀數年未必不為福也何必汲汲
於此乎公濟不長進只管來討書若有相識自不須說若
無如何寫得不知他許多禱寄放甚處臨此等小小利害
便如此手足皆露也不知今已行未如未行煩致意不識
臘月三十日亦問人討書去如闍家老子也諸公已各為
致意但廣文叔已逝去熹來亦不及見之此非獨吾黨惜

之亦為宗社惜也

又見續集三卷

精舍間然時有一二亦不能久法器固不敢望其能依人
口說着實讀書者亦自殊少甚可歎也間亦自思此理人
人有分不應今日獨如此難啓祭恐亦是自家未有為人
手段無以副其遠來之意甚自愧懼耳吳伯豐在後生中
最為警敏肯着實用功近來說得終有條理乃不幸而蚤
死後聞其立志守節不為利害移奪尤使人痛惜也汝
玉彥中乃能相念如此甚不易得也楊子直書亦奉問但

似云不敢相聞前日答之不曾入題只云小時見趙忠簡
李参政諸公在海上門人親旧歲時問訊不絕如胡澹菴
猶日夕知識唱和往來無所不道秦檜亦不能掩捕而盡
殺之盖自有天也以此知人之度量相越真不啻九牛毛
既可歎惜又可深為平生恨不識人之愧也周絕臣頃有
一書託直卿寄之而不能達却持掩子以歸今再作數字
并附去奉况能為轉寄幸甚然須有的便乃可遣也陳廷
臣在營道不久故人少識之然見其詩亦頗跌宕想亦以
此不為人所敬耳別幅所示郡中諸賢聞之不勝悚歎趙
歎

紙

洎疑洎

名

守篤老靜退子身皆賢誠不易得其名謂何幸批喻也歐
陽居面書章達之揚安諸公恨亦未識幸各為致意也張
船似亦略曾相識王参政早歲休官洎然無求於世而晚
為秦檜所用傷害忠賢助成凶虐以此得罪於清議朱衣
道士諄々之誨豈無意耶此語密之陰君丹訣見濂溪有詩及
之當是此書彼行此而考考乃喫豬肉而飽者吾人所知
盖不止此乃不免於衰病豈坐誇龍肉而實未得嘗之比
耶魏書一哥已刻就前日寄來只欠三板今此必寄去矣
校得頗精字義音韻皆頗有據依遠勝世俗傳本只欠教

外別傳一句耳前書亦嘗奉扣弦聖之說不知然否近因

再看又覺左驗明白新本今本從日因來更望詳以見告

也若來喻所謂非人靜不能見者此實至要之訣但人自

為擾之不能一意向裏涵泳琴圖此亦失却旧所畫本且

夕得暇當令在子更依候氣說畫出續寄去也禮書前卷

已有次第但收拾未聚後卷則終欠功夫未知能守等得

見此定本全編否耶楊薄竟如何江西士人不患不慷慨

但於本領上多欠功夫耳湯宰所編黨人遺夏若曾傳得

幸略見示湯宰縣不載名字蔡氏山譜載蔡西山施黃華

山与衆作叢塚之山乃知縣湯一中勸諭云云

敬書其名以傳亦
可以補邑乘之缺
又見續集三卷

近至政和見陳廷臣朝老崇寧間以布衣上書論事論居

春陵作詩甚多亦有佳句陳乃政和人議論鯁切不易得

也不知彼中尚有其蹤跡否昨附去琴說有一圖說逐弦

五声者此却失了元本煩三哥為檢錄來只依元本閣狹

界行填注不須更寫前後說也

右二段云陳朝老及曾景建二人俱諱道州故跋于後
府志載覽陳三詔先生像傳口括四語云巖稜骨相稟
巾裳富貴何如名節香自是居常觀喜士不從三詔博
孤狂。先生劾蔡京以狂作歸自号常規喜居士後高

宗三詔徵之不起晦翁季通謁其詞季通云先生骨
相巖稜宜不享富貴晦翁曰富貴何如名節香。厥後
西山先生亦諱春陵其名
節香當與陳公共垂宇內
景建長于詩常有云九十日春晴景少一十年事亂時
多當國者見而惡之並行敗斥景建布衣也臨川人竟
諱春陵死焉其往春陵也作詩曰挾策行六訪楚囚也
勝流落嶠南州鬢絲半是吳蚕吐襟血全因蜀鳥流徑
窄不妨隨兩地愁○鶴林玉露十卷八張收刻以爲詩禍
口生離兩地愁○鶴林玉露十卷八張收刻以爲詩禍
云然公挽蔡西山先生三詩今止得二首見蔡氏全書
第二卷公之詩集想佳惜未得一覽爲觀而公金陵百
詠幸刻在方輿勝覽予昔年嘗欲編師友淵源錄今未
暇成而金陵百詠嘗另錄爲一帙以藏俟他日得成一
書爲快附書此以俟俾觀者知陳
蔡魯三公皆諱春陵顛末之詳云
又見別集

讀

時論如此未見陽復之驗自効之章又復不効然聞論者
頗喧勢必不免然命已下又不容不盡所懷見此草奏且
夕發行即束裝俟讀矣黨銅傳何必讀行且親見之矣
又見續集三卷
似聞從道之士日衆其間當有可與晤語者則爲况亦當
不至落寞禍害免乎不免本非所較康節先生所謂打并
正謂此也一哥兄弟亦自識道理曉事勢凡百須忍耐不
至有他此間如封贈奏薦等皆不敢陳乞元善遣使請祠
已至都下刘趙徐呂之報亦復縮于平生謾說隨時之義

向是傳聞想像今日始是身親歷過予口說不同想亦深
得此未也

又

某聞以臺察文字已有褫職罷祠之命祠祿恰滿餘未被
受亦未見章疏云何儲行之書來說渠遭劾章說移學切
恐亦不能不波及賢者亦可笑也

又見別集

彼中風土氣候果如何地主既鄉曲想必有以相處居止
亦便安否乍到未甚足疊亦是常夏少頃當自安帖矣

哥前日到此云尊嫂曾少不安亦只是舊疾尋亦向安矣
居晦來日就道某季子挈婦來歸不免小冗漫附數字所
欲扣者非遠書所能致所可言者亦不暇究悉也唯千萬
自愛為禱居晦適相別因語之云賤迹不可知若得在嶺
右當得託餘芘此非戲語已十分作此準擬矣景建詩甚
佳顧鄙拙不足當耳書中甚知敬服後生亦不易得似此
會得人說話者也向曾說區淳者否似只是全道間人可
試物色收拾之也知舊相勸杜門謝客者多鄙性不耐如
此又已作如此斷置固不能顧慮也居晦必有回便幸子

細作報章欲詳彼中動息也

又前集四十四卷

別後得到豐城及宜春書知途中諸况足以為慰但至今
尚未聞到春陵復深以為懸每念至讀書講學無可咨扣
無可告語尤覺仰德之深也此日恭惟尊候万福三哥子
陵一一安佳此亦時得一哥書八哥前日入城亦過此熹
足病前幾作今又小定未知竟如何但精神日耗血氣日
衰四季荒蕪有退無進恐遂無聞而死耳樂書非敢
忘之但方此齟舌豈敢更妄耶此書決然泯沒不得近

德疑懷

看諸人所說更無堪入耳者不知老兄平日与元善相
曾說到子細处否但恐子期不曾聽得便只似不曾說也
近因諸人論琴就一哥借得所畫圖子適合鄙意乃知朝
瑞只說黃鍾一均内最上一弦而遽以論琴之全体宜乎
膠固偏執而無所合也季不欲陋豈不信然偶有邵州便
託彥中附此亦令過一哥处取安問矣隔遠千萬為道自
愛

又前集四十四卷

前日楚行已拜狀不審即日行次何許每念遠別不勝悵

惆至於讀書玩理欲講而無從又不但常人離別之思也
途中徐行不必甚速亦勿過於留滯乃嘉熹連日讀參同
頗有趣知千周万遍非虛言也但恨前此不得面扣耳向
見為抄一冊卦氣消息者不知子未幸語一哥取以見予
又讀握機後語何也數條尤奇昔蓋未有此体亦恨不得
面究其說耳平日相聚未知其樂別後乃覺闕事可歎可
歎

又前集四十四卷

熹自開正即病至今未平今日方能把筆作書足猶未能

平步也血氣日衰前去光景想亦不多病中塊坐又未能
息心休養才方緒動冊子便覺前人閑暇病敗欲以告人
而無可告者又不免輒起著述之念亦是閑中一大魔障
欲力去之而未能以此極思向來承晤之樂未知此生能
復相從如往時否耳知看語孟有味深慰所願已許誨示
幸早寄及也前書奉扣琴譜旋宮之法不知考得果如何
若初弦一定不復更可緊慢忘無是理

又續集二卷

所喻謹悉恨未得登山以觀激澗深碧之地它非所及也

太極文字儲宰云已錄寄并某書及中庸或問下冊小簡
皆徃何為今尚未到一哥所寄集略便令對讀且夕納去
不及別作答也封牌所喻得之但不見三書之意不知改
之為三如何留疏偽字以上下文考之正謂永嘉耳
又續集四十四卷
云琴說向寄去者尚有說不透處今別改定一條錄呈
比舊似差明白不審盛意以為如何琴固每絃各有五聲
然亦有一絃自有為一聲之法故沈存中之說未可盡以
為不然大抵世間万事其間義理精妙無窮皆未易以一

言斷其始終須看玲瓏透脫不相妨礙方是物格之驗也
衆至之患賢者所未免乃以散遣諸生見教何耶此亦任
其去來若有患難雖杜門齟舌亦未必可免也

又續集二卷

三日來發熱昏冒不識何證藥物雜進殊未見効良以為
撓所喻朝聞夕死之竟不勝歎服然老人之孝要當以要
約處恐非儀禮之所及也費隱之說非不欲剖析言之但
終覺費力強說不行不免且仍舊耳二書修改處想已了
幸早寄及頃平父刘公度同日遭章必是理會道李公夏

說

項罷新任刘補外也

又續二卷

所喻自省之意甚善然恐病不在此只合且於存心處事
上痛自省察矯革也某求去未獲然賤迹終不能安度更
不報即以罪譴逐矣此間詞訴近日却絕少漸可讀書但
直鄉既歸復之又病數日麻甚無人商量文字都不得下
筆此夏未知終竟如何萬一不就恐為千載之恨也

題朱子手帖

方孝孺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現是
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
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与事錯迕雖聖賢莫能遁其
躬叙其疑及乎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
臭腐漸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微
国文公朱子与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夏可見矣文公
西山相与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絃沈繼祖輩極
力詆誣甚者欲寘之於死西山營道之寘公亦受偽學之

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視之曲意悖義取媚
於權茲以為朱蔡且將終世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
之後摧抑因悻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之流
以楮排汙蟻為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日憎而氣
奪莫不欲戮既死之遺魂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為
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
遺誰而倦之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
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
其尚有所感悟而為君子之歸也 見遜志齋集

跋晦庵子蔡季通書

文公先生之於蔡季通氏情義均骨肉季問則師友甚矣
蹟見諸當時講明傳乎後世炳如也其大者如河圖洪範
之說太極經世之旨所以輔益於朱子者不少名物若律
曆支餘若相地亦非淺季後生所盡知也此帖於出處隨
時之義藹然情至猶可想見蓋成德君子造次所發無一
毫無可徵者如此

又

程敏政

字克勤休寧人翰林學士

朱子以韓侂胄柄國殺趙忠定公乃注楚詞傷宋國之亡

以蔡西山之竄決道之不行乃注參同契致長往不返之意皆大賢君子之心豈非得已者猶疑其長詞華之習倡導引之端所謂淺之為丈夫者類如此因併及之以見斯傳之非徒作云尔 見篋墩文集跋卅六卷

削前秘閣修撰朱喜官竄處士蔡元定于道州

何椒丘

名喬新江西人刑部尚書

士之所以為士者以其知恥而畏義耳不知恥不畏義不可以為人况可謂之士哉寧宗之時所謂士者一何無耻之甚耶自程子倡道伊洛朱子闡而大之從之遊者又有

信

蔡元定上下其議論以格物致知為先以誠意正心為本以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用考其所學粹如也流俗醜正吠声信之相与指為偽李何澹京鐘刘德秀倡之胡紘姚愈沈繼祖和之於是葉翥諸毀語錄王沈請籍偽黨余真請斬熹以絕偽學高文虎草詔以播告天下此教人者不過欲阿時宰以速富貴耳豈復顧名義而知人間有羞耻哉熹已奉祠既鑄其秩元定未仕遂竄荒遐之域而澹等繇此貴顯矣抑豈知一時之声利易熄而千古之是非不泯今去寧宗之世三百餘年間有稱晦庵西山之号者若

瞻景星而仰慶雲莫不改容而易聽間有舉德秀之名者
若觀蒼上之虫涸中之蛆莫不掩耳而惡聞嗚呼世之為
士者奈何欲徼一時之浮榮而取千載之唾罵哉
神皇御統...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 皇極經世...

梓

潭陽文獻序

此篇述蔡西山橋梓從祀緣由故錄而附此

倚疑倚先

緬惟載道南來自游揚二先生始而道學盛于閩厥後朱
蔡諸賢彬々繼出而道學盛于潭陽潭之文獻故稱甲天
下而職方氏采風論俗擬之鄒魯循牧尚矣其最章灼者
如經書之註是郡三先生而集四書而三經又出潭邑先
正手

國朝用以頒列學宮而朱蔡之從祀後先有光焉它郡邑
何望哉此姑亡論
世廟時羅峯張公詳議孔庭祀典

詔天下郡縣各設啟聖祠同日分獻行礼及當從祀與否者悉採用勿軒熊氏語即洗冤一錄亦宋惠父手編迄今當官者以為著蔡此皆有補於治道者如此也然則此邦之文献詎可令其湮沒無徵乎哉屏臺何君司教潭陽潭諸士一時顧化咸就矩矱暇日又攷邑誌蒐語錄裒諸家私乘攬摭文献以昭明珠泗瀛洛之緒不佞捧檄而來何君即以此帙見示命序於余七閱其中所輯唐劉孝子而下若干人詩歌記叙雜文若干篇各為之立傳著其行實總為若干卷而以張南軒呂東萊陸象山諸公与晦翁往

來書札及講道詩語例附載焉名曰潭陽文献一展卷而潭邑諸君子之道德勳烈論議文章粲然具備矣是潭以文献重文献以足徵重而何君表章之功於是為大乎噫嘗攷魯不大邾莒所以重於天下者以多君子也而易象春秋則聖人之遺文在焉規魯者咸以魯為秉禮之國而縮不敢動盖文献之重其地也如此或有云潭盛於宋而寥々於今余不謂然時有先後道無古今是在人之躬行力踐何如耳誠能希心往哲婉跡前脩則盛於昔者安知不復盛於今日耶披覽之餘迥然有感亟指俸而付之梓

媿

以廣其流行而為
 聖朝道化之助亦未必無補云故不揣而序之以復何君
 之命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